

# 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的中文版修订\*

毛 静 贡 喆 王鑫瑶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成都 610048)

**摘 要:**目的:修订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 FIDS), 检验其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对 1657 名女性大学生施测中文版 FIDS、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SES)和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ASI)中的敌意性别偏见分量表, 随后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效标效度的检验。结果: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共有 27 个条目, 保留了 5 个分量表, 分别是被动接受、醒悟、融合发展、整合和积极投入,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6.18%; 五因子模型拟合较好( $\chi^2/df = 2.99$ , IFI = 0.92, CFI = 0.92, G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5); 中文版 FID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 )在 0.71~0.89 之间, 分半信度在 0.75~0.90 之间。结论: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是测量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水平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女性主义认同发展; 女性主义认同;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1)06-0563-07

## 1 引言

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种对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 或是主张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McLaughlin & Aikman, 2019)。近年来,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不断发展, 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在心理学领域, 研究者特别关注从女性主义认同(feminist identity)的视角解读女性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

女性主义认同即对女性主义态度的采纳(adoption of feminist attitudes)和对女性主义的自我认同(Eisele & Stake, 2008)。大量研究表明, 女性主义认同不仅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察觉与应对性骚扰和性别歧视(Shi & Zheng, 2020; Moradi & Subich, 2002b; Weis, Redford, Zucker, & Ratliff, 2018), 减少歧视对自尊的影响(Kucharska, 2017), 还能使其在面对性创伤事件后维持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较低的抑郁水平(Kucharska, 2015)。此外, 认同女性主义价值观的女性较少表现出对身体的不满和暴食症状(Yoder, Perry, & Saal, 2007)。

在女性主义认同的理论方面, Downing 和 Roush (1985)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模型(model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该模型将个体对女性主义的态度和价值观与其作为女性或女性主义者的自我认同联系起来, 试图解释女性从被动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到更深入地认同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Moradi & Subich, 2002b)。模型

共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接受(passive acceptance, PA), 在该阶段中, 女性未充分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或否认自己受到性别歧视, 她们不仅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 认为男性更优越, 而且觉得这对自己有利。第二个阶段是醒悟(revelation, R), 在该阶段中, 女性在经历并参与提高女性意识的事件后, 一方面对传统的自我概念和性别角色产生质疑, 另一方面发现男性存在的消极面, 从而对女性遭遇的性别歧视产生愤怒或内疚情绪。第三个阶段是融入发展(embeddedness-emanation, EE), 在该阶段中, 女性会进一步增强对新身份的认同, 更倾向于与女性交流并发展亲密的情感联系。与此同时, 女性会通过相对性思考(relativistic thinking)的方式与男性谨慎地互动。第四个阶段是整合(synthesis, S), 在该阶段中, 女性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 发展出一个真实、积极的女性主义身份, 重视女性的积极作用并将之融入到自我概念中。此时, 女性更倾向于对男性进行个体化评价, 而并非对全体男性一概而论。第五个阶段是积极投入(active commitment, AC), 在该阶段中, 女性进一步增强女性主义认同, 认为可以实现各具性别特征的两性平等, 愿意为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世界做出承诺并付出努力(Downing & Roush, 1985; Bargad & Hyde, 1991)。

基于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模型, Bargad 和 Hyde (1991)编制了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以下简称

\* 基金项目:四川省应用心理学研究中面上项目(CSXL-212A08), 四川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S202010636087)。

通讯作者:贡喆, E-mail:zhengong@sicnu.edu.cn。

FIDS)。该量表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研究者借此测量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水平、女性主义价值观(feminist values)、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以及感知性别歧视(perceived gender discrimination)(Stevens & Martell, 2019; Martínez & Paterna - Bleda, 2013; Martínez & Paterna, 2019),并多次将它用于心理压力、自尊、性别盲(gender-blindness)和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等多个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中(Moradi & Subich, 2002b; Martin & Phillips, 2017; Heger & Hoffmann, 2019)。

有多个研究对 FIDS 的测量学性质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尚存若干不足。例如, Moradi 和 Subich (2002a)发现整合阶段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同时,在 Bargad 和 Hyde (1991)的研究中,整合阶段的许多条目在积极投入阶段的因子上载荷较高,这使部分研究者将整合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合成一个分量表进行研究(Cash, Ancis, & Strachan, 1997)。还有研究者用三因子模型对 FIDS 进行分析,但结果却发现三因子模型只能解释总方差变异的 27% (Fischer et al., 2006)。以上研究表明, FIDS 的结构效度存在较大争议,有待进一步验证和修订。

此外,女性主义认同是一种集体或社会认同,与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密切关联(Eisele & Stake, 2008)。Moradi 和 Subich (2002a)认为, FIDS 尚有赖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进行检验,通过提升文化适用性以改进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的测量方法。考虑到当前缺乏测量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的本土化工具,因此有必要对该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为中国测量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水平提供可靠工具。

## 2 方法

### 2.1 研究对象

样本 1: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线上发布宣传海报的方式招募女性大学生被试,研究共发放 933 份量表,有效量表 83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其中大一 270 人,大二 252 人,大三 238 人,大四 70 人。被试的年龄为 17~24 岁,平均年龄为  $19.54 \pm 1.19$  岁。

样本 2: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效标效度的检验。采用线上发布宣传海报的方式招募女性大学生被试,研究共发放 933 份量表,有效量表 82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其中大一 268 人,大二 273 人,大三 214 人,大四 72 人。被试的年龄为 16~25 岁,平均年龄为  $19.50 \pm 1.27$  岁。

### 2.2 测量工具

#### 2.2.1 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FIDS)

该量表用于测量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程度、女性

主义自我认同或自我认知程度(Bargad & Hyde, 1991)。被试在某个分量表的均分越高,表明其对该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阶段的认可程度越高(Moradi & Subich, 2002b)。原量表共 39 个条目,包括 5 个分量表:被动接受(11 个条目)、醒悟(7 个条目)、融合发展(7 个条目)、整合(5 个条目)和积极投入(8 个条目)。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从“1”到“5”按照程度变化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所有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在保持条目意义不变和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情况下,量表由两名心理学专业、一名英语专业和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进行多次翻译,同时由一名心理学专业博士在参考一名英语专业老师的翻译后,结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进行反译和修改,保证条目内容的一致性和词语表达的准确性。其中,在翻译被动接受条目“我认为不需要平等权利法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修正,女性做得很好。”中,由于中国没有“平等权利法案”这一法律专有名词,为避免被试无法理解该条目,所以进行了删除处理。最后通过线上发布宣传海报,招募 318 名女性大学生对量表进行通俗度检验,收集她们对量表翻译的意见,保证各条目无歧义句和病句,最终形成 38 个条目的 FIDS。

#### 2.2.2 自尊量表(SES)

以往研究将自尊量表作为效标检验的工具(Moradi & Subich, 2002a),因此当前研究也使用自尊量表检验中文版 FIDS 的效标效度。采用申自力和蔡太生(2008)修订的自尊量表,共包含 10 个条目。评分标准为从“1”到“4”按照程度变化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在当前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 2.2.3 矛盾性别偏见量表(ASI)

矛盾性别偏见量表由 Glick 和 Fiske (1997)编制,当前研究经过作者同意实施使用。量表包括 22 个条目,分为敌意性别偏见(hostile sexism, HS)和善意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 BS)两个分量表。考虑到以往研究发现敌意性别偏见与女性主义认同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obnett, Anderson, & Hunter, 2012),当前研究选择敌意性别偏见分量表作为效标,共 11 个条目。评分标准为从“1”到“6”按照程度变化代表“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所有条目均采用正向计分。分值越高,敌意性别偏见程度越高。在当前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中文版 FIDS 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 AMOS 2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中文版 FIDS 基于 Downing 和 Roush (1985) 的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模型编制,各分量表表征了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者用被试在某个分量表的均分来标明其在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的阶段。由于量表总分混淆了不同发展阶段心理品质的差异,无法反映 Downing 和 Roush 的理论建构,因此以往研究并未采用量表总分对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水平进行测量,且迄今对 FIDS 信效度检验的研究中均不以题总相关 (item - total correlations) 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Moradi & Subich, 2002a; Gerstmannand & Kramer, 1997),故在当前研究中不使用题总相关进行项目分析。

当前研究主要从各条目与其所属分量表关系的角度进行项目分析。将样本一 ( $n = 830$ ) 的被试按分量表总分降序排列,以各分量表均分的前 27% 和后 27% 作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界限,分别对各分量表所属的每个条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每个条目在其所属分量表的差异均显著 ( $p < 0.001$ )。同时,各条目得分与其所属分量表均分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在 0.45 到 0.81 之间,均达统计显著水平 ( $p < 0.001$ )。因此,所有条目均具有良好的鉴别力,38 个条目全部保留。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0, Bartlett 球度检验系数为 8191.85,自由度为 351,  $p < 0.001$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以条目最大载荷大于 0.35 且在任意两因子上的载荷之差大于 0.1 为筛选标准,分析发现,条目 5、21 的最大载荷小于 0.35,条目 14 的因子载荷为负数,因此首先删除此三项条目。同时,参考如果在共同因子中的测量条目少于三个,就删除其中条目的方法 (吴明隆, 2010),将条目 6、9、11 删除。此外,以在一个共同因子中包含不同向度的测量条目,保留测量条目较多的构面,删除不属于原构面中因子载荷最大的测量条目为标准 (吴明隆, 2010),发现条目 3、8、18、19、20 在其所属的因子中与其余条目明显不一致,故将这些条目删除。最终获得 5 个因子,保留 27 个条目,共能解释总方差的 56.18%。每个条目与量表的相关在 0.37 ~ 0.84 之间。各个条目的载荷见表 1。

表 1 中文版 FIDS 各条目因子载荷

条目	积极投入	整合	被动接受	融合发展	醒悟
因子 1 积极投入					
36. 我觉得我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发声者,为我现在所关心的女性问题而发声。	0.66				
33. 我将毕生致力于女性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平等。	0.63				
37. 我将会致力于一项事业,我相信它有利于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世界。	0.57				
38. 我愿意为改变这个社会做出一些牺牲,以便创造一个没有性别歧视、和平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0.58				
34. 对于在女性运动中能够运用我的才华和技能,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0.47				
32. 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我参与的每一项活动的动机都是渴望一个平等的世界。	0.54				
31. 我想为提高女性的地位做点事情。	0.37				
35. 男性和女性在各个方面拥有平等机会是我非常重视的问题。	0.39				
因子 2 整合					
27. 我觉得一些男性会关注并理解与女性权益相关的社会问题。		0.49			
29. 对于男性,我的评价是把他们当做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群压迫者。		0.51			
28. 虽然很多男性是性别歧视者,但我发现还是有一些男性支持女性和女权主义。		0.48			
30. 我知道有些男性比一些女性更加认同女权主义。		0.58			
26. 虽然我担心女性在生活中是否受到公平对待,但我没有把男性看成敌人。		0.50			
因子 3 被动接受					
7. “男性应该有男子气,女性应该有女人味。”这个理所应当的观念,我觉得不太需要质疑。			0.79		

续表 1

条目	积极投入	整合	被动接受	融合发展	醒悟
1.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足以令她们感受到人生中最大的圆满。			0.65		
4. 如果我嫁给了一个男性而他在异地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么我觉得为了他的事业而搬家是理所应当的。			0.67		
10. 总的来说我觉得男性比女性更加风趣。			0.61		
2. 我很享受的是在男女吵架时,无论对错男性总会先道歉,而这仅仅因为我是女性。			0.54		
因子 4 融合发展					
22. 在大部分社交时间里,我都是与几个认同女权主义价值观的女性朋友一起度过的。				0.77	
25.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和那些认同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性在一起最舒服。				0.69	
24. 如果我要画一幅画或者写一首诗,它可能是关于女性或者女性问题的。				0.50	
23.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我周围的女性给予了我力量。				0.45	
因子 5 醒悟					
12. 曾经我觉得性别歧视并不多,但我现在意识到性别歧视是这么的严重。					0.84
13. 直到最近我才突然明白这是多么的不公平——男性仅仅因为他们是男性就能在社会上拥有特权。					0.82
15. 想到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长时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我都极为难过。					0.45
16. 最近我读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有过一段经历,这激发了我对性别歧视更多的理解。					0.45
17. 当我看到大部分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时,我很生气。					0.39
因子特征值	4.41	2.15	1.55	1.26	1.01
解释变异量	23.88	11.62	8.37	6.84	5.47

##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样本二( $n=827$ )中 27 个条目做验证性因子分析,并参考相关研究(Cash, Ancis, & Strachan, 1997; Ng, Dunne, & Cataldo, 1995),构建 10 个假设模型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显示见表 2,五

因子模型拟合较好( $\chi^2/df=2.99$ , IFI = 0.92, CFI = 0.92, G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5),且显著优于其它 10 个模型。所以中文版 FIDS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chi^2$	df	$\chi^2/df$	IFI	CFI	GFI	TLI	RMSEA
单因子模型	3337.11	324	10.30	0.60	0.59	0.66	0.56	0.11
两因子模型一	2831.65	323	8.77	0.66	0.66	0.74	0.63	0.10
两因子模型二	2723.28	323	8.43	0.68	0.68	0.75	0.65	0.10
两因子模型三	2708.05	323	8.38	0.68	0.68	0.75	0.65	0.10
三因子模型一	2343.58	321	7.30	0.73	0.73	0.78	0.70	0.09
三因子模型二	2272.41	321	7.08	0.74	0.74	0.78	0.71	0.09
三因子模型三	2231.22	321	6.95	0.74	0.74	0.79	0.72	0.09
四因子模型一	1848.99	318	5.81	0.80	0.79	0.82	0.77	0.08
四因子模型二	1815.93	318	5.71	0.80	0.80	0.83	0.78	0.08
四因子模型三	1356.18	318	4.27	0.86	0.86	0.87	0.85	0.06
五因子模型	939.70	314	2.99	0.92	0.92	0.92	0.91	0.05

注:基准模型:被动接受、醒悟、融合发展、整合和积极投入。

两因子模型一: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醒悟、融合发展、整合和积极投入合并为一个因子。

两因子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被动接受和醒悟合并为一个因子,融合发展、整合和积极投入合并为一个因子。

两因子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被动接受、醒悟和融合发展合并为一个因子,整合和积极投入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一: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醒悟、融合发展和整合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被动接受和醒悟合并为一个因子,融合发展和整合合并为一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醒悟和融合发展合并为一个因子,整合和积极投入合并为一个因子。

四因子模型一: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融合发展和整合合并为一个因子。

四因子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整合和积极投入合并为一个因子。

四因子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醒悟和融合发展合并为一个因子。

3.4 效标效度

中文版 FIDS 与效标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结果表明,被动接受阶段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而融合发展阶段、整合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与自尊呈显

著正相关。当前研究还发现,被动接受阶段与敌意性别偏见呈显著正相关,而醒悟阶段、融合发展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与敌意性别偏见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中文版 FIDS 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

表 3 中文版 FIDS 与校标量表的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1. 被动接受	-						
2. 醒悟	-0.20***	-					
3. 融合发展	-0.06*	0.41***	-				
4. 整合	-0.13***	0.20***	0.18***	-			
5. 积极投入	-0.21***	0.42***	0.47***	0.32***	-		
6. 自尊	-0.20***	-0.01	0.06*	0.18***	0.24***	-	
7. 敌意性别偏见	0.44***	-0.12***	-0.09**	0.02	-0.14***	-0.23***	-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3.5 信度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评定中文版 FIDS 的信度水平。结果如表 4,中文版 FIDS 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 0.71 ~ 0.89 之间,分半信度在 0.75 ~ 0.90 之间。这表明中文版 FIDS 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 4 中文版 FIDS 的信度分析表

	总量表	被动接受	醒悟	融合发展	整合	积极投入
内部一致性信度	0.82	0.71	0.75	0.77	0.81	0.89
分半信度	0.89	0.75	0.77	0.82	0.86	0.90

4 讨论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大学生群体,当前研究对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量表进行修订。首先,在翻译后进行通俗度检验,修改歧义句和病句,保证翻译后词语的准确性,提升量表的内容效度。其次,在项目分析中,所有条目与其所属分量表均分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所有条目均具有良好的鉴别力。此外,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保留 27 个条目,包括被动接受(5 个条目)、醒悟(5 个条目)、融合发展(4 个条目)、整合(5 个条目)和积极投入(8 个条目)五个分量表,与原量表结构保持高度一致。在以往支持五因子模型的研究中,累积方差贡献率较小。例如, Gerstmann 和 Kramer(1997)的研究显示五因子模型提取成分仅解释总方差变异的 40.40%。中文版 FIDS 对量表修订后,总方差解释量提升到 56.18%。

由于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条目理解歧义,因此在原量表的基础上删除了若干条目。例如,王虹(2014)认为中西方文化之中的男女性别观念存在差异,西方性别意识强调性别的二元对立,认为私有制和男权通过割裂和对立两性,贬低两性中的女性方面,形成了不平等和对立的社会性别。而中国传统的道家性别观念则强调阴阳调和,认为女性并非与男性完全对立,人性完善优先于两性差异。这说明中西方在两性关系的理解上有所区别,可能导致

中西方被试对若干条目的理解产生差异。具体而言,删除第 19 题(我就是觉得我应当和志同道合的女性在一起)的可能原因是,中国被试或基于阴阳调和的两性观念,倾向于不认同该条目表达出的男女对立观念。此外,以往研究还发现,男权主义对中西方女性的压迫方式存在差异,西方将女性视为第二性,完全逐出男性世界,而中国则剥夺女性成为完满人的权利(王虹,2014)。所以中国被试或许对第 8 题(对于“女性会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这句话的意思,我不是很清楚)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可能是该题载荷较小的原因。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支持了女性主义认同发展模型,与原量表高度一致。以往部分研究未支持五因子模型,可能与量表修订的文化背景、被试群体特质以及样本量有关。此外,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的是,被动接受阶段与量表其它阶段呈负相关,融合发展阶段与积极投入阶段为正相关(Fischer et al., 2006; Gerstmann & Kramer, 1997)。不过,在以往检验量表的研究中,整合阶段与醒悟和融合发展阶段呈负相关(Fischer et al., 2006),但在当前研究中,整合阶段与这两个阶段呈正相关。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整合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女性对男性的态度和个体化评价(Downing & Roush, 1985)。西方在性别二元论的影响下,处于醒悟和融合发展阶

段的女性可能对男性持有更加对抗的观念,对全体男性产生片面和消极的评价,导致整合阶段与这两个阶段呈负相关,而在醒悟与融合发展阶段的中国女性,受阴阳调和观念的影响,并未将男性置于对立面(王虹,2014)。所以在当前研究结果中,整合阶段与这两个阶段呈正相关。

关于中文版 FIDS 的效标效度分析结果发现,被动接受阶段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而融合发展阶段、整合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与自尊均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大多数研究中关于女性主义认同或女性主义认同发展与自尊之间的关系(Moradi & Subich, 2002a; Yoder, Perry, & Saal, 2007)。同时在当前研究中,被动接受阶段与敌意性别偏见呈显著正相关,而醒悟阶段、融合发展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与敌意性别偏见则呈显著负相关。一方面,这与以往研究发现敌意性别偏见可能会降低女性主义认同的结果一致(Robnett, Anderson, & Hunter, 2012)。例如, Kunst 等(2018)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拥有较高的女性主义认同和较低的敌意性别偏见。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认同发展阶段与感知性别歧视关系的研究中,被动接受阶段与感知性别歧视呈显著负相关;醒悟阶段、融合发展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与感知性别歧视呈显著正相关(Moradi & Subich, 2002a)。考虑到歧视是偏见的行为表现,感知性别歧视与敌意性别偏见存在相关性。因此,处于被动接受阶段的女性可能更多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未意识到性别歧视(Downing & Roush, 1985)或感知到较少的性别歧视,因此存在更多的敌意性别偏见。而处于醒悟阶段、融合发展阶段和积极投入阶段的女性会对传统的自我概念和性别角色产生质疑(Downing & Roush, 1985),此时女性对性别歧视的感知水平较高,且认为可以实现各具性别特征的两性平等,因此敌意性别偏见较少。

信度分析结果显示,与 Moradi 和 Subich (2002a)的研究相比(醒悟阶段为 0.64,融合发展阶段为 0.76,整合阶段为 0.52,积极投入阶段为 0.77),除了被动接受阶段,中文版 FIDS 在其余四个阶段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更高,且分半信度也较高。这表明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在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度。

此外,考虑到中文版 FIDS 修订的被试为中国女性大学生群体,未来研究者可以此为基础,在不同群体中进行检验和使用。综上所述,修订后的中文版 FIDS 信效度良好,能够为国内女性主义认同发展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致谢:感谢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周天梅老师在数据分析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本科生余盼、苏畅、格桑友珍在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期间提供的帮助。

## 参考文献

- 申自力,蔡太生.(2008).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版条目 8 的处理.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2(9), 661 - 663.
- 王虹.(2014). 中西性别观念差异的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 4, 112 - 116.
- 吴明隆.(2010).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Bargad, A., & Hyde, J. S. (1991). Women's studies a study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5(2), 181 - 201.
- Cash, E. T., Ancis, J. R., & Strachan, M. D. (1997). Gender attitudes, feminist identity, and body images among college women. *Sex Roles*, 36(7/8), 433 - 447.
- Downing, N. E., & Roush, K. L. (1985).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commitment: A model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for wome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y*, 13(4), 695 - 709.
- Eisele, H., & Stake, J. (2008). The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 of feminist attitudes and feminist identity to self-efficac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2(3), 233 - 244.
- Fischer, A. R., Tokar, D. M., Mergl, M. M., Good, G. E., Hill, M. S., & Blum, S. A. (2006). Assessing women's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tudies of convergent, discriminant, and structural validit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4(1), 15 - 29.
- Gerstmann, E. A., & Kramer, D. A. (1997).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Psychometric analyses of two feminist identity scales. *Sex Roles*, 36(5/6), 327 - 348.
- Glick, P., & Fiske, S. T. (1997).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measuring ambivalent sexist attitudes toward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1), 119 - 135.
- Heger, K., & Hoffmann, C. P. (2019). Feminism! What is it good for? The role of feminism and political self-efficacy in women's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1, 1 - 19.
- Kucharska, J. (2017). Cumulative trauma,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women: Mediating role of self esteem.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7(5), 416 - 423.
- Kucharska, J. (2015). Feminist identity styles, sexual and non-sexual traumatic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 sample of polish wom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3(1), 117 - 136.
- Kunst, J. R., Bailey, A., Prendergast, C., & Gundersen, A. (2018). Sexism, rape myths and feminist identification expla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ward the #metoo social

- media campaign in two countries. *Media Psychology*, 22(5), 818–843.
- Martin, A. E., & Phillips, K. W. (2017). What “blindness” to gender differences helps women see and do: Implications for confidence, agency, and action in male – dominated environmen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42, 28–44.
- Martínez, C., & Paterna, C. (2019). Attitude towards career progression in Spanish dual – earner couples: A dyadic approach.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6(1), 60–68.
- Martínez, C., & Paterna – Bleda, C. (2013). Masculinity ideology and gender equality: Considering neosexism. *Anales De Psicología / Annals of Psychology*, 29(2), 558–564.
- McLaughlin, K., & Aikman, S. N. (2019). That is what a feminist looks like: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concept of feminism and predicting the endorsement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Gender Issues*, 37, 91–124.
- Moradi, B., & Subich, L. M. (2002a).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measures: Comparing the psychometrics of three instrument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1), 66–68.
- Moradi, B., & Subich, L. M. (2002b). Perceived sexist events and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attitudes: Links to wome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1), 44–65.
- Ng, S. H., Dunne, M., & Cataldo, M. (1995). Feminist identities and preferred strategies for advancing women’s positive self – concept.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5), 561–572.
- Robnett, R. D., Anderson, K. J., & Hunter, L. E. (2012). Predicting feminist identity: Associations between gender – traditional attitudes, feminist stereotyping, and ethnicity. *Sex Roles*, 67, 143–157.
- Shi, X., & Zheng, Y. (2020). Feminist active commitment and sexual harassment percep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targets’ gender stereotypicality and type of harassment. *Sex Roles*, 20, 1–14.
- Stevens, K. M., & Martell, C. C. (2019). Feminist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The role of teachers’ backgrounds and beliefs in shaping gender – equitable practic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43(1), 1–16.
- Weis, A. S., Redford, L., Zucker, A. N., & Ratliff, K. A. (2018). Feminist identity, attitudes toward feminist prototypes, and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everyday sexist ev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2(3), 279–290.
- Yoder, J. D., Perry, R. L., & Saal, E. I. (2007). What good is a feminist identity? Women’s feminist identification and role expectations for intimate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Sex Roles*, 57, 365–372.

##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

Mao Jing Gong Zhe Wang Xinyao

(School of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8)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the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 (FIDS) and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Tak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FIDS, the Self – Esteem Scale and the hostile sexism subscale of Ambivalent Sexism Inventory to make a survey among 1657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riteria validity test were completed. Results: Th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of FIDS had a total of 27 items, which retained five subscales (Passive Acceptance, Revelation, Embeddedness – Emanation, Synthesis and Active Commitment), and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was 56.18%; The five – factor model fitted well ( $\chi^2/df = 2.99$ , IFI = 0.92, CFI = 0.92, G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5); The Cronbach’s  $\alpha$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FIDS ranged from 0.71 to 0.89, and the split – half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75 to 0.90. Conclusion: Th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of FIDS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mong Chine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feminist identity; reliability; validity